如果我们是一只大鹏,展翅在北京的蓝天翱翔,俯瞰城区的西部和西北部,只见山峦起伏、河川纵横,这里便是北京的海淀区。

历史上,元代初年海淀区附近还是一片浅湖水淀,有别称“海甸”“海店”。今天的海淀区,山有红叶金秋的香山、清泉溪流的玉泉山;水有蛟龙般蜿蜒的两大引水渠——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园有古建巍峨、水天一色的颐和园、圆明园;湖有碧波荡漾、鱼翔浅底的昆明湖、玉渊潭和福海;植物园更见南北北京植物园、北京药用植物园和北京教学植物园。栖息在森林、湿地、田野、公园、河边、湖畔的各种野生动植物自由自在,构成了完整、丰富的海淀生态系统,恰似一幅宏伟的画卷。

物候,等待春风,当我们在北京海淀区的妙峰山上看到金雕威武地在山崖上翱翔,早春的褐马鸡在阳台山针阔混交林中为占区而打斗正酣,山鹛、山噪鹛在香山的灌木丛中忙碌地搭建鸟巢,大斑啄木鸟在颐和园或樱桃沟里找到并凿好了今年的洞穴时,大批的候鸟就会按照祖辈的节奏陆续飞临北京,一个生机盎然的多彩世界即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山水海淀 鸟儿天堂

◆陈剑萍

一、红隼住空调

“妈妈,妈妈,快来看,叼虫子的大鸟。”

这里是2021年仲夏海淀区温泉镇的一个小区。透过玻璃窗,室外空调机上落着一只赤褐色的大鸟,它警惕地东张西望,忽扇着的双翅好像悬停在了空中,嘴巴叼着的一只淡黄色肉虫子在扭动着身躯。

不知什么时候,这家外挂空调机上方多了一个鸟巢,由枯枝架构,内垫有草茎、落叶和羽毛,飞来的大鸟把虫子喂给鸟巢中趴着的大鸟,鸟巢里静卧着四个鸟蛋。

7月的北京,闷热难当！这户人家关闭了空调,关上了窗户,只留电扇呼呼地转动,一家人在窗前一米开外静静地观察着。

“爸爸,这是什么大鸟啊,我们能养吗?”

小姑娘的爸爸把电话打到了居委会,居委会报告给了海淀区温泉镇林业救护站,之后海淀区园林绿化局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海淀野保中心)接到了电话。

第二天,海淀野保中心的刘颖杰副主任和野保专家姜波赶来了,观察后姜波告知这鸟是红隼,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看着鸟巢搭建隐蔽得很好,听着这家人不开窗、不开空调、不打扰地呵护着红隼的一家,野保人员颇受感动。

临走时,刘颖杰叮嘱着:“请你们好好保护红隼一家,拜托了!”

夏日一天天过去。有天早晨,大鸟不断地飞进飞出,小姑娘惊喜地发现,有一只毛茸茸、淡灰色的小脑袋伸出了鸟巢,几天后,四只小红隼出壳了。大概一个月后,长大些的小红隼振振小翅膀、抖抖灰羽毛,踉踉跄跄地飞出来了,一只,一只,哎呀！一只被自己绊倒了,两三天后它们顺利地飞向了天空。

“妈妈,天太热了,我们终于可以开空调了。它们飞走了,还会回来吗?”

几天后,小姑娘正在窗下看着连环画,窗外传来“啊——啊——”的鸟鸣,她忙放下书,趴在窗台上,微笑着对着窗外的红隼说:“明年再来,明年再来啊!”

今天,红隼已经成为最适应城市环境的野生动物之一。此时,也许就正有一只红隼从车水马龙的城市上空掠过。

二、鸳鸯过马路

2021年6月26日下午,天气异常闷热,在海淀区红山路口,暴雨前的低气压使得街上的行人纷纷加快了匆匆的脚步。

“嘎嘎嘎,嘎嘎嘎”,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清脆悦耳,越临近路口车行越慢了,有人将头伸出车窗探望,发现马路上有3只毛茸茸的雏鸟摇摇摆摆、慢慢悠悠地在过马路,那样子,人见人爱。

有人发现,周围没有见到成鸟,于是好奇地问“鸟爸、鸟妈呢?”恰好此刻海淀野保中心的野保专家彭涛开车路过,他马上停好车,迅速跑过来高喊:“请大家帮帮忙,让一让,让一让。”

于是,在彭涛的招呼下,有五六个人自愿围拢过来,他们弯下腰、伸出双臂,一点儿一点儿地合拢,慢慢地合围圈越来越小了。一开始,3只小家伙还想逃跑,但是看到大家友善地样子,它们蹒跚地跑上了人们张开的捧为心形的双手。

经彭涛辨识,这是雁鸭类的鸳鸯雏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这3只雏鸟大概才出壳两天,估计是成鸟孵化出雏鸟以后,带领它们寻找栖息地时误入了马路,而汽车声、人流声使得成鸟受到了惊吓慌慌张张地飞走了,留下雏鸟在路上不知所措。

幸运的是,那天,它们遇到了充满爱心的人们,没有让《诗·小雅·鸳鸯》中的“鸳鸯于飞,毕之罗之”一幕发生。

9月18日,海淀野保中心将羽翼丰满的小鸳鸯成功放归,那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江岛濛濛烟霭微,绿芜深处刷毛衣。
渡头惊起一双去,飞上文君旧锦机。

三、鸿雁绕鱼线

上庄水库,紧邻海淀区上庄镇的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在这里,各种鸣禽、游禽、涉禽云集。

阳春三月的一天清晨,有解放军战士报告,水库边的浅水区域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东西,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是一只大鸟。

“为什么一动不动呢?”

两名战士把皮划艇划近一看,发现是一只几乎被废鱼线整个缠绕住了的大鸟。野保专家还在赶来的路上,看着大鸟在水中挣扎,不能再等了。

在场的战士、赶来的警察和钓鱼人跳上皮划艇,奋力地划着桨。终于靠近了,发现大鸟的腿已经被鱼线勒出了道道血痕,估计是大鸟先前想叨开鱼线尽快脱身,开始还能在水中扑腾,后来越缠越紧就动弹不得了。军警民划艇的划艇,扶鸟的扶鸟,解线的解线,通力合作把大鸟救上了岸。

野保专家刘松赶到,看到的是一只被救

鸿雁水中起飞。姜波摄

上岸的鸿雁,正哀哀戚戚地张望着。刘松赶紧把鸿雁救回中心,发现只是一些皮外伤,及时上药处理,经过多日的精心调养,鸿雁恢复了体能,野保人员特意给它在腿上戴上了定位器,起名“三月”,就在救助它的地方上庄水库放归了蓝天。

那时还是春天,掉了队的“三月”被放飞后,奋力地去追赶北飞的鸿雁大部队了。几天后,“三月”到了内蒙古北边边境,再没有了信号,野保人员怅然若失。

秋季的一天,救护中心突然监测到了“三月”,它正在往南飞。大家心里十分喜悦。

初冬,上庄水库上空,又有一群人字形、一字形的雁阵南飞,但是没有接收到“三月”到达的信号。刘颖杰说,今年11月初的大雪,也许诱发了鸟类加速迁徙,估计被救护的“三月”不会在北京停留,直接南飞了。

虽然失望,但大家心中揣着希望。

“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期望明年的春天,这只被军警民共同救护的鸿雁“三月”再来看看美丽的上庄水库和惦念它的人们。

四、苍鹭上“夹板”

2021年3月,京城里下了好大一场雪。第二天早晨,翠湖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巡护时发现,湖心小岛上似乎有几副被吃剩的小鸟遗骸。查询监控录像显示,原来是生活在西山凤凰岭一带的豹猫一家来到了翠湖。

豹猫来了,坐落于公园内的海淀救护中心救护回来的苍鹭、斑鸠、石鸡会有危险吗?

刚刚上班的姜波、彭涛赶紧前往救护区的笼舍查看。

先是查看北京市二级保护动物、一只从阳台山救护回来的苍鹭。发现时,它右翅膀骨折了。野保人员小心翼翼地为它摸索着接骨,因为鸟的骨头为了利于飞行,一般是空心的。之后,工作人员又给它仔细地缠上绷带。或许是不舒服,苍鹭反复把绷带啄掉过几次,直到后来,翅膀耷拉到地上更难受,它才不再挣扎,接受了治疗。现在,苍鹭已经在慢慢恢复,预计不久以后,就可以放归了。

倒是那只被救护的石鸡,现在身长20公分了,在笼舍里有些局促。当初,它因为撞到大玻璃窗,掉到了地上,眼睛肿得厉害,行动起来东摇西晃。但是小家伙很聪明,工作人员为它在笼舍外放了一堆树叶,天凉了它会抖抖翅膀钻进去,怎么也不出来。从被撞时的懵懵懂懂,调养到现在的精神抖擞,换上冬羽的它活脱脱像个小胖墩儿。

姜波说:“翠湖湿地条件好,它练习飞翔的机会也多。我们已经给它拍了照,过几天就会把它放归阳台山。”

“救护回来的野生动物,好了会舍不得野外放归吗?”笔者好奇地问。

“不会,我们救护的目的就是想帮助它们恢复健康,尽快返回它们的野外栖息地。动物一旦对饲养员有了感情,对饲养活动有了依赖,野外放归的成功率就会下降,所以我们会尽量隐藏起对动物的疼惜,也鲜有交流。”海淀野保中心主任、野保专家夏舫说。

放归日,必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五、伐枯树前奏

海淀区有一家位于百望山脚下的椿萱茂老年公寓。一天,老年公寓两位阿姨外出,发现路边有一株快倒了的枯树,于是反映给居委会,居委会报告到海淀区园林绿化局。

枯树、倒树直接砍掉不就行了吗?其实,没有如此简单。

两天后,大枯树前升起了一架醒目的黄色高空升降车。附近下棋的老大爷看见,车上有人对着枯树在拍照,手里还拿着长夹子,好像还在检查着什么。

原来,工作人员是在收集现场资料呢,查看树上是否有鸟巢,鸟巢中有没有小雏、有没有卵、有没有鸟儿的羽毛,鸟巢是否完整,是否是弃巢……

“早先这项工作都是野保人员直接高空作业,但考虑到术业有专攻,后来就请专业人员帮忙检查、拍照了。只有经过野保专家确认对鸟没有危害后才可以向林政科申请采伐证予以砍伐的。”姜波说。

“伐棵树,这么大的动静,值吗?”一位举着棋子的老大爷调侃。

“保护每一只小鸟,才能保护好北京的鸟的天空,你说值不值呢。”

“落子,将!”树下,两位下棋的老大爷哈哈大笑着。

结语

以上这些仅是海淀人关爱野生动物的沧海一粟。这里有多处观鸟胜地,如北京市植物园、百望山森林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颐和园、北大校园、翠湖湿地国家公园、鹫峰等。目前,辖区内共有鸟类470种,约占北京市503种的近90%。

2021年,全国“爱鸟周”设立40周年之际,国家有关部门特地把纪念活动选择在了鸟语花香的北京植物园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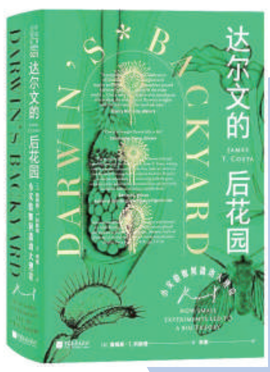
深秋的午后,我站在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上,昆明湖中,一群大天鹅正在水中畅游,空中一只白秋沙鸭掠过,远方似乎有“嘎-嘎-嘎”的声音传来,它们与颐和园古老巍峨的建筑构成了一幅声色完美的画面。

这里是北京,山水海淀,鸟语花香。

作者简介:

陈剑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调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义务讲解员。

新书推荐



《达尔文的后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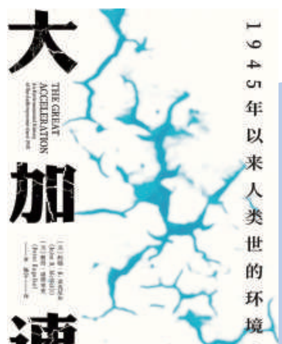
本书透过独特视角,解读了达尔文这位有血有肉的巨匠的生平,希望带领读者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其生平及其非凡洞见:一位热情洋溢的记者与合作研究者,一位观察者与实验者。书中还收录了18个可在家庭、学校或花园进行的实验。

作者:詹姆斯·科斯塔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2021.4

《地球不在乎》

持续的高温天气和干旱会改变很多农作物的生长,气候变化正一点点改变着生存环境。本书的作者之一威尔弗里德·博默特就曾经在巴西体验了气候变化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是把气候变化与我们餐桌之间的联系抽丝剥茧地告诉读者。

作者:威尔弗里德·博默特、玛丽安娜·兰策特尔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1.9



《大加速》

《大加速》是美国环境史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约翰·麦克尼尔的又一部环境史力作。本书梳理了1945年以来世界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人类世”这一新的概念下,提出“大加速”这一新理念,为我们保护环境、保护人类与地球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作者:约翰·麦克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21.5

芦洲莲藕记

◆张其全

先前,在我们芦洲村,莲藕是分裂的。以水面为界,“莲”归“莲”,“藕”归“藕”! 莲藕深处,争渡炊烟无闲愁。

水面以上是浪漫主义的“莲”,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叶展无穷碧,花开别样红,“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水面以下则是实用主义的“藕”,老胳膊老腿沦陷在生活的烂泥里,几经挣扎后了无幻想,安心做了秃头、洵眼、虚胖的持家大汉。

“莲”开在慕名而来的外人眼里,渐渐诗化成一味禅;“藕”入芦洲人的俗世肚,慢慢氤氲了升腾的炊烟。文人画里的老题材“留得残荷听雨声”之类的不光冒酸气,还有点傻里傻气,不如我们芦洲村李奶奶绣的“胖娃白藕图”有烟火气。

芦洲人对“藕”的偏好是溢于言表的,从来都把“莲藕”叫成“藕”,直接就忽视了“莲”的存在。种藕、挖藕、卖藕、买藕、吃藕,组成了芦洲村生态食物链中最瓷实的一条。挖藕能手在村里的地位起码是高于三级木匠的,“枝枝蔓蔓的,一个芽头都没断”,这是芦洲村祖传下来的挖藕界颁奖词。

相对来说,采莲却是要挨骂的,十足的败家子行为。芦洲村规民约里有明确禁止摘莲叶、莲花、莲蓬的传统条款,表面看是对“莲”的呵护,实际上,大人在训斥顽劣孩童时,就会不经意间暴露出狡黠的实用主义小心思。他们会告诫说,水中有莲摘不得呀,否则,雨水就会顺着空心的莲藤灌进去。会烂藕的!

看看,兜了一圈,大红花还是戴“藕”头上,实在是对“莲”缺少最起码的尊重。

如果我是一株“莲”,当然不愿生在芦洲村。我应该代表风姿绰约的“莲”抗议芦洲人的偏袒和不公吗?是他们辜负了造物主的莲之美!多少世的善行和福报才能修来如此的清香与妍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芦洲人似乎既无闲情也无逸致关注。

怎能无视“莲”的痴情!孩子脸的盛夏,芦洲村的雷暴雨说来就到了,大地一片苍茫,空气中充盈、弥漫着潮湿的电荷。单兵出击的雨脚总是先噼里啪啦践踏莲身,大兵团的暴雨才会由远及近包围整个村庄。硕大的莲叶状若铜锣,第一时间把暴雨的讯息传达给村人。而寂寞无主开的红粉莲花也同时在大声呼号,像黑夜里簇簇燃烧、抖动的红蜡烛。

风雨之后,晶莹剔透的雨珠翻滚在莲叶包里,挂在莲花瓣上,久久不愿离开,那是委屈的“莲”之泪吗?

作为后来逃离芦洲的放牛娃,我更愿意说出彼时芦洲村的无奈和纠结。芦洲曾是个饿着肚子的村庄,甚至一度还沦落蒙受“偷鸡摸狗芦洲村”的风尘。“吃了吗”,永远是人们见面的问候语!

对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的村庄而言,“莲”或许是外在的脸面,“藕”一定是肚皮里的填充物!肚子决定脸面,在物质、精神无法双赢的情况下,偏重肚子里的物质,而非脸面外的精神,其实是个自然的选择。

何况,“藕”确实做过芦洲村的救命物。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相比于其他村落,芦洲村创造了无一人饿死的奇迹。是稻地、水塘、野沟、河湖里无处不在的家藕、野藕救了芦洲人的命。芦洲又是个知恩的地方,图报的方式也极富创造性,从深挖自身魅力的烫藕粉、炒藕片、煮藕段,到与他物联姻的炸藕盒、宫保藕丁、桂花糯米藕等,能想到的舌尖滋味全给打上“芦洲藕食”的原创标识。

于我而言,再一次与家乡的“莲”深度相联互念,已经是在走出家门后的上世纪90年代了。

有一年学院放暑假,女友要求我返乡后“摘一大把的莲花带回来!”于是,披着夜色,趟着蛙鼓和萤灯,我揣着明白“误入藕花深处”,偷偷摘下无名藕塘里的莲花,还张扬显摆通过寻呼台发酸句子给她,汇报已经得手的喜讯:夜入莲叶地,摘取相思花!

那一把走向诗和远方的莲花,应该是芦洲村有史以来最得尊荣的花,受宠若惊地站在女友特意准备的花瓶里,心神不宁看着城市里的华灯璀璨。不幸的是,一旦戴上“相思花”的帽子,离灰飞烟灭就不远了。果然,她很快受到小资主义的风寒侵袭,待一点一点萎靡、枯瘦、败落后,那一段感情也在冬寒时怅然落幕。

无他!谁让一个嫌弃、逃离芦洲村的放牛娃转过身来违反“不能采莲”的规矩,肆意颠覆“莲归莲,藕归藕”的祖训呢?

令人欣慰的是,迫于生存所需,被芦洲人人为撕开的“莲”与“藕”的裂纹与伤痕,近些年正在聚拢、愈合。这一次的附着力与黏合剂,依然是芦洲村顺势而为的生存哲学和贴地飞行的务实主义精神。

芦洲村地处洪泽湖之滨,被悠然润湿的东南季风娇惯着、撩拔着,水光潋滟,山色空濛,自然生态资源丰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芦洲人不可能坐拥旖旎心不动。凭着精心规划的上千亩荷塘,他们把观光旅游农业的真经念得震天响。引领众人沉醉不知归路的自然是莲叶、莲花的风雅身姿了。

芦洲“莲”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江淮水乡芦洲村的精美封面,明眸善睐,风情万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过来打开、阅读,饶有兴致走进一个小村的前世今生。

现在的芦洲人深谙“莲”与“藕”联姻好合的妙处,也一改原来的木讷形象,四处开讲,言必称生态经济,风光值钱……云云!

作者简介

张其全,江苏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青春》《红豆》《扬子江诗刊》《中国环境报》《广西日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随笔集《赤脚奔跑》。